

于晴

系列



心曲为谁奏

于晴 ● 著

一时快事换作丝丝追悔
千般误解带来冷冷深秋



延津 出版社

青苹果系列

心曲为谁奏

于晴◎著

【吉】新登字08字

责任编辑:赵东寅

青苹果系列

心曲为谁奏

于晴 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延边发行所发行

850×1168毫米大32开本6印张 113千字

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20 080

ISBN 7-80599-548-6/I·163

总定价:76.80元(每册定价9.60元)

于晴和她的纯情小说

(代序)

于晴这个不同凡响的女作家。

最近以《她是一个乖乖女》再次走红,越写越火,近期出版的《悄悄偷走他的心》、《真的被迷住了》等十六部作品简直风靡了大陆及港台。

看过于晴纯情的爱情小说,才知道她的作品语言更精炼、准确,没有半句陈句,于晴一下子赢得了无数读者。

无论感情的危机也好,情绪的跌宕也好,友谊与爱情密织的罗网,使读者不得不紧随于晴的笔去感同身受,这就是于晴的魅力,她与沈亚、席绢、叶雯、林晓筠言情小说相比,作品如同奔驰的列车一样快、诗一样的美。于晴好像更能钻进你的心里,希望你们更喜欢,是否如笔者所言那就要读者诸君自己去体会一下,她的《金苹果系列》和《青苹果系列》。

本书简介

拥有千万家财的曾绢代身患癌症,不久于人世,奈何无儿无女,于是决定把遗产留给三名外甥的其中一人。为了考验他们三兄妹,曾老太设计了一项“竞赛”。

“竞赛”的规则是:曾绢代已为他们挑选了结婚对象,三兄妹中只要有哪一个能与指定的人选结合,便可获得遗产。这笔钱不能均分。只能独享。这场“竞赛”也不许有人弃权,否则,整个“游戏”取消——包括“奖金”。

楔子

电动门开启的那一刹那，曲国威缓缓的踩下油门。每到曾宅一次，他就希望自己是含着银汤匙出生，父母最好有万贯的家财，那他起码可以少奋斗五十年，一辈子不愁吃穿。其实别说五十年，只要他生对人家，他连一天、一秒钟都不需要拼。

曾绢代女士的别墅位在渣甸山上，占地一万多尺，是一幢三层楼的高尚别墅，别墅内有游泳池、有网球场，有个小小的玻璃花房；这里的那种格调，每天生活这样的环境里，想必有如置身天堂般。

曲国威每次到这里，心中都会升起一个疑问，以他一个小小的律师，他要哪一天才能拥有这一切?! 而究竟有没有这一天呢?!

曾绢代这位贵妇年近六十，个性有些高傲、孤僻、不苟言笑，好像已经看透人生，事事都用一种嘲弄、冷漠，有些促狭、唱反调的态度去面对。她始终是一身华丽的旗袍，始终是一头已经花白的头发，年轻时铁定是个大美女，但现在……老了就是老了。

在玻璃花房里，在满室名贵兰花和奇珍异草的陪伴下，曾绢代“接见”了他。

对这位脸上很少有笑容，而且目光犀利的有钱女人，曲国威的表现始终是必恭必敬。

曾绢代的手上抱着只名贵的波斯猫，在她的面前，有一壶甘醇浓郁、洋溢着茶香的奶茶。她指了指身边的椅子，要他坐下，由于他曾表示过对茶并不是很有兴趣，所以她特别要女佣准备咖啡。

“意大利的 Cappuccino，很道地的，试试看！”他的话不多，但很有力。

“我喝茶……也行。”

“人生苦短，没有必要勉强自己，不管是富人、穷人，任何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所爱。”她边说边顺着猫毛，很淡漠的。

没话可答，他只好端起 Cappuccino 轻啜了一口。由于已经冷掉，味道不是那么的好，甚至有些苦涩难喝，但他什么都没有表示，只是轻轻的将咖啡杯往精致的桌面上摆放，笑了笑。

“我今天可不是找你来喝咖啡……”她的语气毫不可亲。

曲国威马上正襟危坐。他得罪不起这个有钱的老女人，她是他们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大客户，若少了她，年终的分红……所以他马上摆出最专业的态度，她绝不会没事找他来喝咖啡，这是可以确定的。

“曾女士……”

“我刚收到我最新一期的健康检查报告……”她插进话，脸上的表情有些黯然。“报告说我有胰脏癌的迹象，可能只剩一两年的生命。”

“曾女士——”曲国威一时错愕加震惊，傻傻的不知道如何回应。

“虽然只是有‘迹象’，而且现在医药如此发达，但是有些安排，我想我还是得先做。”她一向是个坚强的女人，坚强和任何现实都击不倒她。

“是……他突然变成个愣子似的，实在不像一般人眼中精明、干练的律师。

“我还有多少财产？”

“这……”他迅速在脑中计算了一下。“不算这幢别墅，光是那些珠宝、股票、银行定存、外汇的存款、基金那些的……我想应该有三千万，绝对不会低于此数，但是正确有多少，我必须——”

“就算三千万吧！”她干脆道。

“就算三千万好了。”他能有什么意见，钱反正是她的，她爱怎么算都行。

“你知道我丈夫早死，没有留下一儿半女，他给我的，只是享用不完的金钱和寂寞、孤单……真正始终在我身边陪我的，是我怀里的这只猫……”她有些可笑、有些冷酷、有些讥笑的说；但在可笑、冷酷、讥笑的背后，却又不掩她心中的苍凉和无奈。

曲国威感到一股好沉重的感觉，突然同情起她，不再羡慕她所拥有的这些看得到的一切。

“我总不能把我的一切留给这只猫吧!”她的笑容有些诡异,甚至有些捉弄人的意味。

“给猫?!”他一脸惊吓状。

“我知道美国有这种例子。”

“但这是香港……”他讷讷道。

“而我这个有钱的老女人最好别‘惊世骇俗’,制造新闻?!”她好象能看穿他似的,嘴角始终带着一抹挥不去的恶意笑容。

“你……”他不知道说什么好。“你……总有一些亲人家?一定有一些和你有关系的人……”

曾绢代一脸淡漠的想着,由于她父母早逝,所以她和妹妹两人一度是亲戚、朋友避之唯恐不及的对象,深怕她们会缠上他们必须抚养、照顾她们姐妹俩,所以大家都躲得远远的,对她们视而不见,当这世上没她们俩存在。

等到曾绢代幸运的嫁了一个有钱的丈夫之后,这些亲戚、朋友们才又开始出现,个个变得亲切、和善、一副有情有义的模样。但是绢代已经彻底了解他们,而且很懂得人情世故,即使他们在她背后把她骂得体无完肤、狗血淋头,她还是不理他们。

她这个人爱恨分明,有恩就报恩,有仇就报仇,别人敬她一分,她会加倍还上两分,但对她不好的人,她也一样是加倍奉还,这就是她的原则、她做事的态度,她不在乎别人的反应。

曲国威不该打断她的思绪,他知道自己不该,她明明一副陷入回忆中的深思状,但实在怕死了她会出人意表的把

所有的财产和这幢别墅留给一只波斯猫，所以他不得不清清喉咙，让她回到“现实”。

“曾女士……”他小心翼翼道：“你虽然没有子女，但你……总有兄弟姐妹嘛！”

曾绢代冷不防的被他这么一说，思绪中断，她严肃的看着这个老实、一板一眼的律师。

“我有一个妹妹……”

“那你可以考虑——”

“她死了，十年前就车祸死了。”曾绢代不冷不热的说，绢秀和她丈夫同时死于一场车祸中。

“死了……”

“好笑吧？”曾绢代忽然脆弱的一叹。“我的父母、我的丈夫、我的妹妹……一些我最亲近的人，都早早的离我而去，是不是……”他看着曲国威。“我的命比较硬，会克死我的亲人？”

“那是无稽之谈！”他马上说：“什么命硬、什么克死人那一套，都是落伍、不科学又荒诞的民间传说，不可信的！”

曾绢代强撑起精神，可不可信并不重要，反正人都已经死了，而她发现自己……好像和任何人都不亲，和自己父母、自己丈夫、自己妹妹，都仿佛有段距离，她好像不曾真正爱过任何人。

“我看……”她思考。

“你妹妹总该有子女，你可以考虑一下，或者是你丈夫那边的手足、晚辈之类的。”他提出专业的建议，哪怕最后是捐给慈善机关，也总比把一大笔的财富给一只猫好。

对丈夫家那边的人，曾绢代是没有一点好感，当初为了丈夫的意外猝死在处理他留下的财产时，她见识到了她丈夫家人贪婪、丑陋、势利、虚伪、可怕的嘴脸，说什么她都不可能把钱留给那边的人，倒是绢秀的子女……值得考虑。

妹妹绢秀有一子两女，但她和他们也都不亲，平时少有往来，她只大概记得他们的模样，都长得挺好的，可就是不亲。

“曾夫人……”

“留给我妹妹的子女……。她有些心动。“这建议是不错，但是平白让他们不劳而获……”

“还有一条路。”曲国威笑笑。“你可以成立慈善基金会，让他们去做善事！”

“也是可以……”

“决定权在你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曾绢代当然知道决定权是在她的身上，但那些孩子毕竟是绢秀的子女，而绢秀又是她的亲妹妹，即使以往并不亲，至少她们曾经相依为命过。

曲国威该说的都说了，他静待她的指示。

想了一会儿，曾绢代脸上那抹促狭的意味更加深切；她抚弄着猫的身体，露出精明、犀利的眼神。

“曲律师，我要你调查一下我那三个晚辈的交友、生活和工作状况，我要一份他们三个人的详细报告，了解他们的一切。”

“然后再作决定……”曲国威赞成。

“我要先考验一下他们。”她开心的笑，难得真正开心

的笑。

“考验?!”

“只有通过考验的人，才能得到最甜的果实……”曾绢代抱起怀中的猫，对着猫说：“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我们一起看，等着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!”

曲国威也笑了，他喜欢她的这个主意，天底下的确没有不劳而获的便宜事。

曾代绢愈想愈觉得有意思，忽然发现她的生活将充满期待、乐趣和新鲜、未知，与她以往的生活将完全的不同，绢秀的子女会带给她一份完全异于平常的日子；想到这儿，顾不得风范、顾不得贵妇的气派，她笑了出声，开怀的放声大笑。

第一章

江丽三兄妹中第一个到达这家律师事务所的，她二十八岁，是一个小学教师，虽然是老师，但她可不是那种保守、戴着眼镜、穿着朴素的“老处女”型女孩；相反的，她打扮时髦，个性开放，总是一副站在潮流尖端的前卫模样，长曲发再加上浑圆、丰满的体态，她不像老师，倒象是影明星。

的确，她是想过要当电影明星，但在十八岁那年，父母意外的车祸去世，亲戚、朋友都鼓励她找份可以一生不愁，有退休金、有保障的铁饭碗。左思右想，她终于决定报读师范教育学院，而也真的给考上了。

当上老师以后的她并不满足现状，因为她不喜欢这份刻板、单调，每天面对一群吱吱喳喳小鬼的工作，她一直以为以她较好的面庞，有些酷似钟楚红的脸蛋，她应该可以过得绚丽、灿烂、多姿多采些，但她只是一个老师。

她在等待机会，她在等个可以让她翻身、鲤鱼跃龙门的机会。

第二个到的是江杰，江杰比江丽大两岁，是电视台的制作人，专门制作九点半时段的单元连续剧。他有本钱自己

当男主角，有不输周润发的外型和样貌，既高大壮硕又俊俏迷人，但他知道男主角不可能当一辈子，做制作人却可以长长久久。

父母的意外车祸给当时正二十岁的他不少影响，让他知道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人世无常，所以他要安定，不要虚幻的东西。

制作人的这个头衔和电视台的这份工作不能保证永无，但至少几年下来，凭着年轻、有冲劲、主意新，以及拼命的工作态度，倒为他换来不少赞誉，前途一片光明。

最后到达律师事务所的是江瑛，三兄妹中最小的，她气喘吁吁的冲进事务所，接过接待人员递给她的茶后，一口气就喝光，整张脸红通通的，好像不知道由哪个地方特别赶来似的。

江瑛只有二十四岁，刚从学校毕业没多久，念服装设计的她，目前正在一家在型的婚纱摄影礼服公司工作，她个性活泼、热情、执着，即使在十四岁时适逢父母意外去世的家变，她依然挺了过去，而且坚强、乐观的面对生活，勇敢的走过每一个人生的阶段。

年轻的江瑛和江丽正好是完全不同的典型，江瑛长相清纯、秀丽，给人的感觉飘逸、充满了梦幻的气息，加上平顺、不吹不烫的直发，她活脱像是由言情小说里走出来的女主角，只是她多了一份朝气与活力，以及一股和现实生活搏斗的毅力。

由于江杰和江丽已各自搬出去住，三兄妹见面的机会并不多，加上现代人生活忙碌、事情多、应酬多，每个人又都

喜欢强调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世界，所以即使亲如手足，也多半通电话而已。

江丽看妹妹那副上气不接下气的表情，她摇摇头，不是很苟同的样子。

“你是抢了银行，还是身后有恶鬼在追？”江丽这个人说话总是语带尖刻，她习惯把别人踩在脚底，然后把自己捧得高高的。

习惯了江丽的语气和说话方式，江杰和江瑛两个都不是很在意。

“我是从西贡赶过来的，时间本来算得刚好，但碰上塞车……”江瑛拿出面纸擦去汗水。“香港好像没有一个地方不塞的，而且不管是任何时间，照塞不误，而我又不想迟到——”

“你到西贡做什么？”江杰随口问。

“出外景啊，新人拍照！”

“你不是做门市吗，怎么跑去出外景？！”江丽眉头一皱。“我看你是愈混愈回去了！”

昨天公司聚餐，吃什么海鲜大会，结果今天有三个人因为拉肚子不能来上班，所以……”江瑛摊摊手，一副不去计较的表情，反正拿人家的薪水，能做就做，能多学就多学，以后自己本事就够了，可以跳出去创一番自己怕事业。

“所以你就客串打杂兼跑腿的？”江丽嘲笑道，把江瑛当小孩。

“你没吃坏肚子吧？”江杰关心的可是妹妹的健康。

“我很好！”江瑛一笑。

“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闲话说完，江丽一副言归正传的表情。

“我不知道！”江杰没有概念，他接到一通自称是曲律师助理的人打来的电话，约他到律师事务所来一趟，好像有重要的事要宣布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！”江瑛这个女孩是大事精明，小事迷糊。

“我们也到了一会儿，怎么还没有人出来招呼我们呢？这会不会是什么玩笑？”江苏丽不悦道。

“耐心一点吧！”江杰点上一根烟，悠哉悠哉的。他有两个妹妹，但他一向关心、喜欢、比较在意的是江瑛，对小他两岁的江丽，他似乎漠不关心了些，他知道江丽绝对可以把自己照顾好，她到任何一个地方、处在任何环境，都能生存下去，而且生存得很好。

“我可不是闲人！”江丽嘀咕着。

“除了当老师，你还兼职吗？”他问。

“没有！”

“那五点以后你还忙什么？学校都下课了！”

“学校下课，我真正的生活才开始！”江丽抬抬下巴。

“你以为我一下课就躲在屋子里改作业、出考卷啊？”

“那你都忙些什么？”他懒懒的问。

“约会啊！和朋友吃饭、看电影、逛街、唱卡拉OK，哪儿有新鲜好玩的我就往哪去，我的生活可不单调，我可没有时间在这里干等。”她拢了拢头发，有些趾高气扬。

“你可真不像老师！”

“老师也是人！”

江杰没再说什么，江丽不是小女孩，她是个二十八岁的成熟女人，她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也很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，所以即使并不欣赏她的心态和言行，但是每个人都是有权决定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对于江丽，他只有一笑置之。

江瑛静静的听着自己哥哥、姐姐的对话，她没有插嘴，也没有表示意见，大而化之的她，一向采取随遇而安的态度，小小年纪就经历了生死离别，她什么都看淡，看开了，所以对这次的“会议”，她只是抱着参与的心态。

会客室的门在这时被打开，走进了一个手里拿着文件，斯文、敦厚、约摸三十出头的男人。

这男人走向长桌的尽头，一副正经、严肃的表情，他站立着，俯视着坐着的三兄妹。

“我姓曲，曲国威，是你们阿姨的律师，今天找你们来……”他的视线扫过三张好奇、探索的脸。“是有关继承遗产的事……”

“继承遗产？”三个异口同声。

“是的！”曲国威莫测高深的笑。

※

※

※

在听到这么具有爆炸性的讯息之后，想要保持冷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江丽做不到，江杰做不到，江瑛也做不到。

三兄妹当然知道他们有个有钱的阿姨，是死去的母亲唯一的姐妹，也是他们三兄妹唯一亲人，只是阿姨和他们家一向不怎么来往，而他们的母亲怕人说想巴结、讨好自己嫁了有钱丈夫的姐姐，企图得到什么好处，所以她和他们的阿